

我说的“乐山”，是不久前曾被新闻联播头条报道过的上海乐山小区。

乐山小区，当地人习惯称为乐山新村，临近徐家汇，具体位置在广元西路、虹桥路北侧，自东往西至番禺路止，北面毗邻交通大学。占地约 17 公顷。据史料记载，上世纪初该地甚为偏僻荒芜，属标准的乡野之地，只有寥寥无几的胡姓、姚姓原住民。大约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水旱频仍，上海周边的苏、鲁、皖等地的灾民逃荒至此，就地搭建简陋棚屋，逐渐形成了规模不小的棚户区。这些人大多靠拉黄包车，做小贩，拾荒为生，是城市里最底层的市民，时间一长，这一片区域(包括其中的后胡家宅、姚家宅等地块)就被统称为市民村，并被确认为正式地名。

1949 年后，这里通了电，筑了路，修建了公共给水站，很多无业市民获得了就业岗位。但几十年来，依旧是徐汇区最大的棚户区。也许是贫苦磨砺了斗志，苦难铸就了刚强，这里的人大多性格豪爽敢恨敢爱，对左邻右舍是肝胆相照。一些从小在一起捡煤核拾菜皮的发小，往往会结下刎颈之交，流传下不少感人的故事。

很多人都是在 1949 年后通过扫盲才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他们也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无奈自身时运不济且回天无力，便将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尽管家门口的那所文治中学规模与名气都不及附近的南模中学和徐汇中学，被好事者调侃成“蚊子中学”，却是他们心目中的崇敬之地，每每都会谆谆教诲在那里读书的孩子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值得称道的是这里的女同胞们，她们身上少有嗲和作，更多的是坚强和坚韧，面对坎坷，她们之处泰然举重若轻，一块冬瓜也能烧出红烧肉的卖相和味道。给水站上总有她们爽朗的笑声。狭巷小弄的草棚茅屋里有时还会传出：“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的黄梅戏唱段。最绝的是这里一曲未了，不知何处又飘来了苏北小调：“要吃饭我来烧，要喝茶我来倒，再

买两个大面包……乖乖隆地咚，韭菜炒大葱。”仿佛隔空对歌，让人忍俊不禁。

每临大事，巾帼不让须眉。当初解放妇女生产力，这里的一些阿姨妈妈就创办了里弄生产组——市民村海铜组，从工矿企业收集金属下脚料，加工

世事难料，乐山小区很多人家的居住面积只有人均 4 平方米，随着时代的发展，显然难以满足人们当下的需求，底层向天井和院子要面积，几乎家家都搭起了披屋和棚舍，楼上住户则群雄割据。天长日久，“破窗效应”突显，整个小区环境乃应了一句俗话：“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无奈之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些头子活络的人就把房子租了出去。直到 2018 年，乐山小区拉开了综合治理的帷幕。经过三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如今，2000 余平方米的违法建筑拆除了，天地豁然显得宽广明亮。拂去昔日的蒙尘，旧貌换新颜，对此各类媒体都有详尽报道，恕不饶舌赘述，单是那些曾经“胜利大逃亡”搬了出去如今又要搬回来的老邻居越来越多，就足以说明一切了。你懂的。

追昔抚今话“乐山”

朱立勤

冶炼再生资源，一度经营得很红火，后来还接纳了回城知青，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

有段时期，这里的许多家庭都有四五个甚至更多的子女，人口暴涨，“房荒”愈演愈烈。一些有门路的人家弄来了煤渣和电石渣(也称电石糊、电石污)用模具敲捣成砖块，俗称“敲砖头”，成品称之为“煤屑砖”，属高档建材。更多的人家则将石棉瓦、油毛毡、竹篱笆、芦席片，甚至是稻草和泥巴皆归入建材之列。于是乎，凡可搭建之处几乎都被瓜分殆尽。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市民村也曾建造过几栋三层楼的新工房，建造工艺和宜居程度都相当“简约”和“迷你”，被称为“火柴盒子”。一套房子还要被拆分成两家合住，每家只有一间十余平方米

的房间，厨房和厕所公用。大多数合住人家都相处和谐，甚至还演绎出因合住而结成儿女亲家的良缘佳话。但也有一些荒唐事叫人啼笑皆非。曾有一家霸占了厕所饲养鸡鸭，合住邻居无法如厕，就在厨房用泥巴垒了一口土灶，弃煤气不用，专烧捡来的废木料，烟熏火燎硬生生将对对方和自己都建得“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的笑料。

流年似水岁月如梭，1985 年，市民村终于盼到了动迁。广大居民欣喜若狂，自行落落了过渡房源，在经历了三年的期盼后，开始了分期分批的回搬，至 1992 年，3600 多户动迁居民全部住进了新居。市民村，这个名字终于在上海市版图上消失了。旧址上 11 幢高层和 36 幢多层住宅构成(从乐山一村至九村)的乐山小区，远远望去群楼起伏错落有致。

“茶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这是宋代诗人苏轼在贬居湖北黄州生涯低谷时的赋诗首句。诗人不仅伤感在春色暮晚之期，“一年春事到茶蘼”，而且怀抱宁静致远的心境和对美好的向往，寄情茶蘼花开。古时的茶蘼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花卉植物？好奇那有着美人一般名字的茶蘼，查阅书籍，浏览花木网，才一睹茶蘼那年深月久的仙容。

茶，本义为苦菜，名“茅草白花”，蘼也作蘼，意为“蘼芜”，一种草名，“其茎叶蘼弱而繁芜，故以名之。”据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酴醾花，藤身青茎，多刺，每一颖著三叶，叶面光绿，背翠，多缺刻。大朵千瓣，香微而清。本名茶蘼，一种色黄似酒，故加“酉”字。另有“黄酴醾”一种，顾名思义。另有“佛见笑”一种，“酴醾别种也。”《中国花经》指“茶蘼”为蔷薇科悬钩子属空心泡的变种，名“悬钩子蔷薇”、“空心泡”，暮春初夏时开花，花三色，单瓣或重瓣，柔软有芳香，果红色，常作绿篱。野外常生于溪边和山坡杂草灌木丛中。

茶蘼二字最早作“酴醾”，是指重酿之酒。茶蘼的花色和香味与酒近似，花果可酿酒。李祁的《青玉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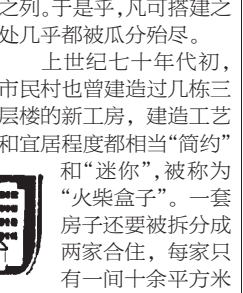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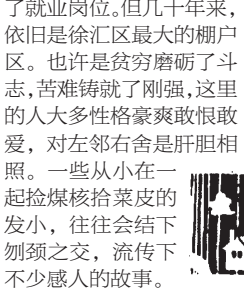
“归来留取，御香襟袖，同饮酴醾酒。”提到茶蘼入酒。清代褚人获《坚瓠续集》有《酴醾露》一篇，说酴醾露为大西洋沿岸各国所产，酴醾花上凝结了露水，“琼瑶晶莹，芬芳袭人，若甘露焉。”赵孟坚《客中思家》中的“微风过处有清香，知是茶蘼隔短墙”，宋伯仁《晚春二首》的“春光未肯收心去，却在茶蘼细影中”的诗句，都表现了暮春茶蘼花开香飘十里的情景。茶蘼的清傲，独特，嫣然，是晚春的心蕊，吐露最后一场芬芳，将一种不争春的低微，舒展成高贵。

未见过茶蘼，一直在寻找茶蘼的原植物，却无迹可循。虽宋朝有大量的文字记载“茶蘼”，但明朝后就寥若星辰，“茶蘼”成谜。从古至今，它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有人认为“茶蘼”、“木香”和“野蔷薇”本是同类，都属蔷薇科，开花时，也一片韶华美景，芳香无比，与古籍描绘的茶蘼花有共同之处，但还是略有不同。蔷薇花在《本草》一名“蔷

薇”，野蔷薇有纯白和粉红两种。野生木香花，又名“七里香”，花紫心白色，也有黄色，香甜可爱。古时“茶蘼”和“木香”被奇妙地融合在一起。据《礼志》记载：宋有制作茶蘼酒风俗，把“木香”的香料细末密封入酒瓶，待取酒时撒上茶蘼花瓣而饮，浮着花瓣的酒杯是暮春里的狂欢。有作者认为酴醾花是“香水月季”的古名，这种古月季产于云南，与传说中茶蘼的产地相似。

《红楼梦》中“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回，曹雪芹用以花喻人的手法暗示书中人物的命运，其中就有茶蘼。丫环麝月抽到“茶蘼——韶华胜极”和花签，意为花事尽了，群芳凋零，比喻平凡的麝月，不如灵巧的晴雯，不如玲珑的袭人，却是陪宝玉到最后之人。

“开到茶蘼花事了”，茶蘼开尽，生命中最灿烂繁华、最刻骨铭心的美好即将失去，这就是“茶蘼”不绝的千古传唱。光阴深处，接受茶蘼的洗礼，在韶华胜极之前，珍惜所遇之贵，用人生写下灿烂暖意的诗行。不知转年的春风风动里，是否会遇见那袅袅琅叶和繁花茶蘼？



舐犊——献给母亲节

侯伟荣 摄



父亲在外做木匠，不常回家。如是回家，他都睡得很晚。临睡前，总要看几小时的书。

后来，我能看书了，就在家到处找书。结果，在他的枕头下，往往能看到他出门时遗留的几本书。它们，基本是古典小说，而且是又旧又破的那种。如一本是《济公传》，没头没尾的，用报纸当封面，用麻绳辑成。一本古版《封神演义》，纸张微黄，字大写。外面没有封面，里面也缺页少角的。

这些书，有的是别人看完送给他的，有的是借来的。如一套三本的《马与龙》，我没有看完，就被父亲还回去了。

听父亲说，他小时候很苦，十岁就在外婆家给几个舅舅放牛了。十八岁那年，奶奶死了，他开始学木匠。在学木匠时，接触到画图、记账之类，才意识到读书的重要。于是，他开始识字画字起来。

父亲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他都能

讲出来。我曾听过他讲《十美图》。他能一连讲好几个小时。小说里的细节都讲得头头是道。

也许是受书中封建思想的濡染，他的头脑里都装着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的东西。那时，什么都移风易俗了，他仍然将忠孝、祭祀等看得很重。他会讲十二孝，常教育我向有反哺之义的乌鸦、有跪乳之孝的羊羔学习。

我上初中以后，父亲不再禁止我看课外书。晚上在家看书时，见我凑过去看，他也不会阻止。这样，父子俩一站一坐，构成了十分温馨的画面。至今，我还能记起两人看《红楼梦》的场面。

夜晚，微黄的白炽灯下，父亲在津津有味地看着《红楼梦》。我则呆在他旁边浏览。父亲看书很慢。等他用食指放在舌头上蘸一下口水，再按在书角上翻开新的一页时，我早已看完。

那书非常好看。里面有插图。婀娜多姿的仕女，配上几句诸如“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的诗句，有极致的。

“明天还要上学，早点睡！”到了十点钟，父亲就要我睡觉了。

但当我半夜醒来时，父亲床前的灯还在亮着。朦胧中，父亲看书的身影便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五十余岁时，眼睛老化了。见他戴老花眼镜看书的样子，我常忍俊不禁。在镜片的反光中，再严肃的小眼睛也会露出滑稽来。

在吃的方面，不得不承认年龄是一道坎，是一道极难逾越的坎。外孙女属兔，乖巧聪明，像小白兔一样惹人喜爱，可是，我要吃咸的，她要吃甜的；我要吃酸的，她要吃辣的。在她吃的词典里只有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哈根达斯，我对这些却是一窍不通。每顿饭都是一场战争，总是以我失败告终。

战争难以有穷期，却意想不到，在馄饨店城下订盟，握手言和。

熙盛源是无锡百年老字号名特优点心店，当地有四家，苏州有两家。我家附近有一家，是上海唯一一家正宗无锡小笼老字号店。许多人慕名特地驾车前来，可外孙女，满心不愿地走进店堂，倒像个战败的俘虏兵被我押着。

我要了一客小笼，一碗

馄饨。这两样是店家的招牌点心。我每次去苏州，都会去凤凰街上的熙盛源吃馄饨。荠菜剁得细细的，咬一口，一股荠菜香，个头适中，一口一个。汤里放了切得细细的蛋皮和紫菜，馄饨吃光，汤也舍不得留下一口。食毕，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饮食战争

黄顺福

穷。价钱不菲，吃完才觉得值得。小笼则同苏州凤凰街的无一丝区别，个头大，皮儿薄，汤水足，味偏甜。我教外孙女吃小笼的方法：先开窗，后喝汤，慢品尝，回味长。夹起一个，微微吹一下，略凉凉，先小心咬开一个小口，慢慢吮吸，品味汤汁，然后吃肉。小外孙女

按此方法，吃了一个，喜得眉开眼笑，连叫：“好吃，嗯，好吃。”还没等我叫小心别烫着，她已经迫不及待地又夹起一个往嘴里送。嘴一咬，汤汁溅了一桌子。她嘶嘶地直往嘴里吸冷气，却舍不得把滚烫的小包子吐出来，待吃下包子，烫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脸上却带着笑意。我心疼得不知怎么办好，往她嘴边吹气，连连说：“慢吃，叫你慢慢吃，别急。”

小笼一客四个，外孙女吃完，意犹未尽，缠着我还要。我问比你的肯德基怎么样？她做着怪脸，不回答。我说吃多了，变成小胖墩多难看。她不依。为了不扫她的兴，我买了一扎笼生小笼，带回家慢慢蒸着吃。祖孙两个在吃的领域里的战火，总算在传统美食里熄灭了。

七夕会

养育

我要了一客小笼，一碗

馄饨。这两样是店家的招牌点心。我每次去苏州，都会去凤凰街上的熙盛源吃馄饨。荠菜剁得细细的，咬一口，一股荠菜香，个头适中，一口一个。汤里放了切得细细的蛋皮和紫菜，馄饨吃光，汤也舍不得留下一口。食毕，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按此方法，吃了一个，喜得眉开眼笑，连叫：“好吃，嗯，好吃。”还没等我叫小心别烫着，她已经迫不及待地又夹起一个往嘴里送。嘴一咬，汤汁溅了一桌子。她嘶嘶地直往嘴里吸冷气，却舍不得把滚烫的小包子吐出来，待吃下包子，烫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脸上却带着笑意。我心疼得不知怎么办好，往她嘴边吹气，连连说：“慢吃，叫你慢慢吃，别急。”

小笼一客四个，外孙女吃完，意犹未尽，缠着我还要。我问比你的肯德基怎么样？她做着怪脸，不回答。我说吃多了，变成小胖墩多难看。她不依。为了不扫她的兴，我买了一扎笼生小笼，带回家慢慢蒸着吃。祖孙两个在吃的领域里的战火，总算在传统美食里熄灭了。

“热海道”是指唐代从安西都护府(库车)西行翻越勃达岭(别迭里山口)经热海(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进入碎叶(阿克贝希姆古城)的道路，中西交通史研究专家向达先生称这条道路为“古代中西交通上一条最有名、最频繁的大道”。位于今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的乌什县，为汉代西域温宿国所在地，唐代称温肃州，为龟兹都督府所辖九州之一，地扼“热海道”咽喉之处。乌什县是从塔里木盆地经别迭里山口进入中亚的最后一个绿洲补给站。今年 4 月中旬，应乌什县之邀，我们再次前往乌什县调研，探寻“热海道”。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热海道”的走向为从安西出柘厥关，经今温宿县、阿克苏市境内，渡阿克苏河后便行走在今乌什县境内，“距思浑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阆境之葫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二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勃达岭”。其中“思浑河”即塔里木河；“小石城”暂不可考，斯坦因指出其位置接近于巴伦村和恰瓦力克村；“葫芦河”即托什干河，意为“兔子河”，为国际跨界河流，发源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天山南脉，自西向东穿越阿合奇县进入乌什县境内。其他位于“热海道”上的遗存在乌什县境内也能觅其踪影，如“大石城”很可能为燕子山遗址；“粟楼烽”即别迭里烽燧遗址；“勃达岭”则正是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别迭里山口。这条道路自张骞“凿空”时就已存在并使用，不仅是当时沟通乌孙与塔里木绿洲诸国的便捷通道，也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战略前沿，更是今天乌什县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的传承与展现。

继 2019 年考察时未完成的夙愿，我们进入乌什县后首先决定前往别迭里山口。如今从乌什县西行已建有专用公路，路面宽敞，两旁是大片的砂石地，沿途经过唐代“热海道”上的“粟楼烽”，即别迭里烽燧遗址。目前烽燧遗址已经过修复，高近 10 米左右，顶部呈长方形，底部是木头与泥土分层砌筑。烽燧气势宏伟，与远处的雪山融为一体，扼守着进出别迭里山口的道路咽喉，不仅是万里长城的最西端，也是从伊塞克湖地区进入中国的第一烽。

“别迭里”意为“付出代价”，透露出海拔 4264 米的别迭里山口自古以来艰险难行的交通状况。我们从别迭里烽燧遗址继续西行，一路与别迭里山影形相随，经过依布拉克木二道卡子遗址后，随着海拔的攀升逐渐进入了冰雪的世界。4 月的天山冰雪已有小部分融化，河道里溪流潺潺，不时有雄鹰从山顶翱翔而过，寒风裹挟着细碎的雪花在阳光下泼泼洒洒，一瞬间，当年汉兵万里奔袭、金戈铁马的场景似在眼前。

汉代时，温宿国就是西域都护府经略西域的边疆要地。汉宣帝时，匈奴五单于争立，郅支单于杀汉朝护送侍子的使者谷吉，与康居王结为姻亲，一度成为汉朝经营西域最大的威胁。汉元帝建昭三年(前 36 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当机立断，在西域都护甘延寿久病之时，擅自矫诏发兵，迫使甘延寿一起集结胡汉四万兵力，分南北两道发出，南道出疏勒，北道正是发自温宿国，越今别迭里山口，经闾池(伊塞克湖)到达康居，斩郅支单于，“悬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懾伏，莫不惧震”。同时陈汤上书朝廷自陈矫诏发兵斩郅支单于之事，留下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名句。如今在乌什县燕泉山景区有陈汤烽火台遗迹，地处乌什县城制高点燕子山顶，是陈汤当年平定叛乱、稳定边疆的见证，再现了大汉国威远震的盛况。



陈汤与乌什

